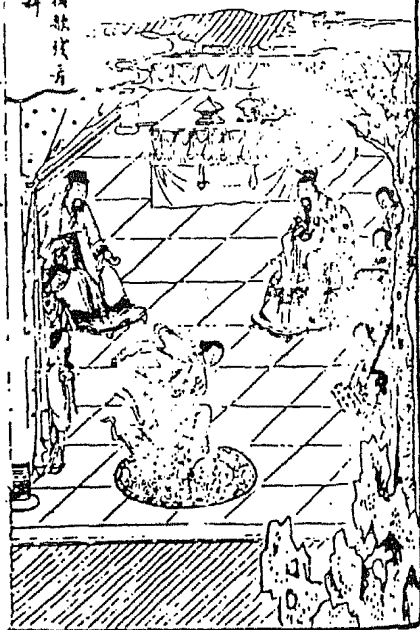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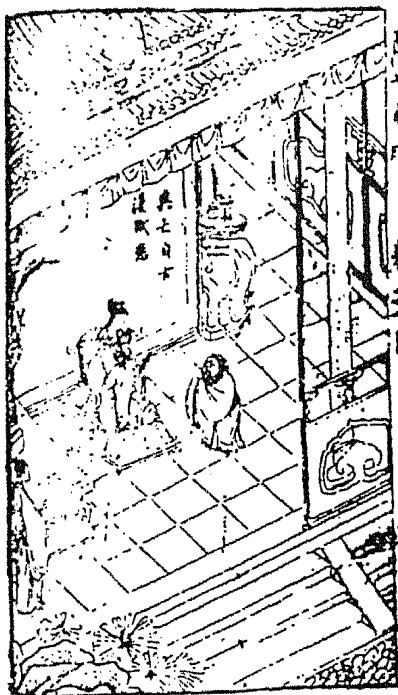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玉樹歌
油料





第二十四卷

隋煬帝逸遊召讒

玉樹歌殘舞袖斜

景陽宮裡劍如麻

曙星自合臨天下

千里空教怨麗華

這首詩畢表隋文帝篡周滅陳奄有天下、一統太平、真個治得外戶不閉、路不拾遺、初時已立太子勇爲東宮、却因不得母后獨孤氏歡心、原來文帝獨孤皇后最是妬忌、文帝畏而愛之、常言前代帝王骨肉分爭、皆因嫡庶相猜相忌、致有禍胎、今吾家五子同生、傍無異生之子、後來安享太平、絕無後患、不想太子

勇嬪妃元氏無寵，抑鬱而死。專寵雲定與之女所生，
子女皆是廢出，衛孤皇后心中甚是不憤。每每在文
帝前譖惡太子勇之短。文帝極是懼內的，聽他言話，
太子勇日漸日疎，却有第二子晉王廣爲揚州都總
管，生來聰明俊雅，儀容秀麗，十歲卽好觀古今書傳，
至於方藥、天文、地理、百家技藝，術數無不通曉，却只
是心懷叵測，陰賊刻深，奸鑽索人情深淺，又能爲矯
情，恐詢之事，刺探得太子勇失愛。母后日夜思所以
間之，日與蕭妃獨處，後宮皆不得御幸。每遇文帝及
獨孤皇后使來，必與蕭妃迎門候接，飲食款待如平

交往來臨去又以金枝納諸袖中以故人人到母后
根前交口同聲譽稱晉王仁孝聰明不似太子寡恩
傲禮專寵阿雲致有如許純憤獨孤皇后大以爲然
日夜譖之於文帝說太子勇不堪承嗣大統後來晉
王廣又多以金寶珠玉結交趙公楊素令他譖廢太
子楊素是文帝第一個有功之臣言無不從皇后譖
之於內楊素毀之於外文帝積怒太子勇已非一日
竟廢太子勇爲庶人幽之別宮却立晉王廣爲太子
受命之日地皆震動識者皆知其奪嫡陰謀獨楊素
殘忍深刻楊楊得意以爲太子由我得立威權震天

下百官皆畏而敬之。後來獨孤皇后崩後宮却得近侍。文帝有一位宜華夫人。陳氏。陳宣帝之女也。隨滅陳配掖庭。性聰慧。姿貌無雙。及皇后崩後始進位爲貴人。專房擅寵。後宮莫及。文帝寢疾於仁壽宮。夫人與太子廣同侍疾。平旦夫人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髮亂神驚。歸於帝所。文帝怪其容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泣曰。太子無禮。文帝大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蓋指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司空趙公楊素等曰。召我兒來。述等將呼太子廣。帝曰。勇也。楊素曰。國本不可屢易。臣

不敢奉詔。帝氣哽塞，回面向內不言。素出，語太子廣曰：「事急矣。」太子廣拜素曰：「以終身累公。」有頃，左右報素曰：「帝呼不應。」喉中唧唧有聲。素急入，文帝已崩矣。陳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悲慟。哺時，太子廣遣使者齎金合藏封其際，親書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爲藥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開，見盒中有同心結數枚。宮人咸相慶曰：「得免死矣。」陳夫人恚而却坐，不肯致謝。宮人咸逼之，乃拜使者。太子夜入，炆焉。明旦發喪，使人殺故太子舅而後卽位。左右扶太子上殿，太子足纔欬倒者數四，不能上。楊素叱去左右，以手

扶接太子援之乃上百官莫不嗟歎楊素歸謂家人曰小兒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郎不知能了當否素時已有功於帝多呼爲郎君時宴內宮宮人偶遺酒汚素衣素叱左右引下加撻焉帝甚不平隱忍不發一日帝與素釣魚於後苑池上並坐左右張傘以遮日帝起如廁回見素坐藉傘下風骨秀異神彩毅然帝大忌之帝每欲有所爲素輒抑而禁之由是愈不快於素會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夷其九族先是素一日欲入朝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欲立見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怖入室召子弟二人語曰

吾必死矣。出見文帝如此如此。移時而死。帝自素死。益無忌憚。沉迷女色。一日。顧詔近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富安。外內無事。正吾行樂之日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於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浙人也。自言能構宮室。翌日詔召問之。昇曰。臣乞先進圖本。後日進圖。帝覽之。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牖戶自通。千門萬戶。金碧相輝。照耀人耳目。

庚午不
約有
何種

金甌代於簾下玉獸蹲於戶傍壁初生光頃意躍以
主巧之極自古未之有比也費用金寶珠玉庫藏爲
之一空人誤入其中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悅
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
樓詔以五品官賜殿仍給內庫金帛千疋賞之詔選
民家女數千以居樓中帝每一幸經月不出是月大
夫何稠進御女車車之制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伏
於其中若御童女則以機縱女之手足女纖毫不能
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召何稠謂之曰卿之巧思一
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稠又造轉關車可以昇樓

問、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推動、帝尤喜悅、謂獨曰、此車何名、稱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命名、任意車也、帝又令畫工、繪畫士女交合之圖、數十幅、懸於閣中、其年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鑑、數十面、其高五尺、而濶三尺、磨以成鏡、爲屏、環於寢所、謂闕投進、帝以屏納進、樓中而御女於其傍、纖毫運轉、皆入於鑑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形象耳、此得人之真容也、勝繪圖萬倍矣、帝日夕沉荒於建樓、望竭其力、亦多倦怠、又開地、周二百里、爲西苑、役民力、

常百萬內爲十六院聚巧石爲山鑿池爲五湖四海
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驛送京師詔定西苑十
六院名

景明 迎輝 棲鸞 晨光 明霞 翠華

文安 積珍 影紋 儀鳳 仁智 清修

寶林 和明 綺陰 絳陽

每院擇宮中佳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實之遂帝常幸
御者爲之首分派宦者主出入易市又鑿五湖每湖
四方十里東曰翠光湖南曰迎陽湖西曰金光湖北
曰崇水湖中曰廣明湖湖中積土石爲山構亭殿屈

少初又有
了

封敕捷帝尤愛之常從帝遊終不得入宮曰爾非宮
中物也義乃出自宮以米進帝由是愈加憐愛得出
入內寢義多臥御榻下帝遊湖海回多宿十六院一
夕中夜帝潛入樓鸞院時夏氣喧煩院妃慶兒臥於
簾下初月照輦甚是明朗慶兒睡中驚覺若不救者
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
故而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握妾臂遊十六
院至第十院帝入坐殿上俄時火發妾乃奔走回視
帝坐烈焰中驚呼人救帝久方睡覺帝自強解曰夢
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後帝幸

江都被弑帝入第十院居火中此其應也一夕帝因
觀殿壁上有廣陵圖帝注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時
蕭后在側謂帝曰知此是甚圖畫何消帝如此掛心
帝曰朕不愛此畫只爲思舊遊之處耳於是以左手
凭后肩右手指圖上山水及人煙村落寺宇歷歷皆
如在目前謂蕭后曰朕昔征陳後主時遊此豈期久
有天下萬機在躬便不得豁然於懷抱也言訖容色
慘然蕭后奏曰帝意在廣陵何如一幸帝聞之言下
恍然即日召羣臣言欲至廣陵旦夕遊賞諫當泛巨
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入淮至廣陵羣臣皆言似此

程途不啻萬里。又孟津水緊，滄海波深，若泛巨舟，事
恐不測。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乃皇后弟也，奏曰：「臣
聞秦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使人鑿斷砥柱，王氣
遂絕。今雖陽有王氣，又陛下喜在東南，欲泛孟津，又
慮危險。況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將王離泆水，
灌大梁之處。乞陛下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掘西
自河陰，引孟津水入，東至淮陰，放孟津水出。此間地
不過千里，況於睢陽境內經過。一則路達廣陵，二則
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出勅朝堂，有敢諫開河者，斬。
乃命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為開河都護，以蕩冠將軍

李淵爲開河副使，淵稱疾不赴。卽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代之。詔發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隱匿者，斬三族。凡役夫五百四十三萬餘人。晝夜開掘，急如星火。又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促督。民間有配著造船一隻者，家產破用皆盡，猶有不足，枷項笞背。然後鬻賣子女以供官費。到得開河功役漸次將成，龍舟亦就。帝大喜，將幸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攀號留，且言遼東小國，不足以煩大駕。願遣將征之。帝意不同。作詩留別宮人云。

我夢江都好

征遠亦偶然

但存顏色在

離別只今年

車駕旣行。師徒百萬。離都旬日。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肢纖墮。駭愁多態。帝寵愛特厚。時洛陽進合蒂迎輦花。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其名。採花者異而貢之。會帝駕適至。因以迎輦名之。帝令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詔虞世南草征遠指揮德音。勅寶兒持花侍側。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朕常謂儒生歸於文字。豈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愁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

便作詩嘲之。世南應詔爲絕句云。

學畫鴛黃半未成

垂肩褱袖太憨生

緣愁却得君王寵

長把花枝傍輦行

帝大悅。旣至汴京。帝御龍舟。蕭后乘鳳舸。於是吳越取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龍舟。鳳舸。每船用綵纜十條。每條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與羊相間而行。時方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渠兩隄上。一則樹根四散。鞠護河隄。二則牽舟之人庇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獻柳一株。賞一匹絹。百姓

競獻之又令親種帝自植一株羣臣次第皆種方及百姓時有謠言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與災同音蓋妖讖也栽畢取御筆寫賜垂柳姓楊曰楊柳也時舳舻相繼連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數里一日帝將登龍舟凭殿脚女吳絳仙肩喜其媚麗不與羣輩等愛之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蛾眉帝色不自禁因輦召絳仙將拜嬖好蕭后性妬忌故不克諧帝寢興罷擢爲龍舟首儀號曰螭峒夫人由是殿脚女爭效爲長蛾眉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號爲蛾綠螺子黛出波斯國每顆直十金

後復賦不足雜以銅黛給之獨絳仙得賜螺黛不絕
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內謁者曰古人言秀
色若可食如絳仙真可療饑矣因令持鐵篇賜之曰
舊曲歌桃葉

新粧艷落梅

將身傍輕櫺

知是渡江來

詔殿脚女千輩唱之時越溪進耀光綾綾紋突起有
光彩帝獨賜司花女及絳仙他人莫預蕭后悲憤不
擇由是二姬稍稍不得親幸帝常登樓憶之題東南
柱二篇云

黯黯愁侵骨

絲絲病欲成

須知潘岳鬢

強半爲多情

又云

不信長相憶

絲從鬢裡生

閒來倚檻立

相望幾含情

殿脚女自至廣陵。悉命備月觀行宮。絳仙輩亦不得
親侍寢殿。有郎將自瓜州宣事。廻進合歡果一器。帝
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絳仙。遇馬上搖動。合歡帶
解。絳仙拜賜。因附紅箋。小簡上進曰。

驛騎傳雙果

君王寵念深

寧知辭帝里

無復合歡心

帝覽之不悅。顧小黃門曰：「絳仙如何辭怨之深也？」黃門拜而言曰：「適走馬搖動，及月觀果已離解，不復連理。帝因言曰：「絳仙不獨容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亦何謝左貴嬪乎？」帝嘗醉遊後宮，偶見宮婢羅羅者，悅而私之。羅羅畏蕭后，不敢迎帝，因託辭以程姬之疾，不可薦寢。帝乃勅之曰：

個人無賴是橫波

黛半隆顛羨小娥

幸好留儂伴成夢

不留儂注意如何

帝自達廣陵，沉酒湛深，荒淫無度，往往為妖祟所惑。嘗遊吳公宅，難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帝幼年與

此處人
之妙

後主甚善，乃起迎之，都忘其已死。後主尚與帝爲殿
下，後主戴青紗皂幘，青綽袖，長佩綠錦純綬，紫紋方
平履，舞女數十，羅侍左右，中有一女殊色，帝尋目之。
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即張麗華貴妃也。每憶桃
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妃北渡，爾時麗華最恨方倚船
春閣，試東郭，繞紫臺，筆書小研紅，消作峇江令。壁月
句未終，見韓擒虎，躍青驄，馬擁萬甲騎，直來衝人，都
不存去就之禮，以至有今日。言罷，卽以綠文割海酒
盞，酌紅梁新釀，勸帝飲之，甚懽。因請麗華舞，玉樹
後庭花，麗華自後主辭以抱搦，歲久，自井中出來，腰

股粗巨無德往時姿熊帝再三強之乃徐起舞終一曲後上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後主復誦詩十數篇帝不記之獨愛小應詩及寄侍兒碧玉詩小憲詩云

午醉醒來晚

無人夢自驚

夕陽如有意

偏傍小應明

寄碧玉云

離別腸應斷

相思骨合銷

愁魂若非散

憑仗一相招

楚華并求帝賜一章帝辭以不能楚華笑曰嘗聞此

虞不留儂，會有留儂處。安得言不能耶？帝強爲之操筆立成曰：

見面無多事

聞名爾許時

坐來生百媚

實個好相知

麗華捧詩，赧然不懌。後主問帝：龍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今日仍此逸遊，大抵人生各圖快樂，向時何見罪之深耶？三十六卦書至今使人怏怏不悅，帝忽悟其已死叱之曰：何今日尚呼我爲殿下，復以往事相訊耶？恍惚不見。帝兀然不自知，驚悸移時。帝後御龍舟，中道聞歌者甚悲，其辭曰：

之可泣

我兄征遼東

餓死青山下

今我挽龍舟

又用隋隄道

方今天下饑

路糧無些小

前去三千程

此身安可保

寒骨枕荒沙

幽魂泣煙草

悲損門內妻

望斷吾家老

安得義男兒

焚此無主屍

引其孤魂回

負其白骨歸

帝聞其歌遽遣人求其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帝頗傍徨
寢通夕不寐帝知世祚已去意欲遂幸永嘉羣臣皆

不願從揚州朝百官。天下朝貢使無一人至者。有來者。在途遭兵奪其貢物。帝猶與羣臣議詔十三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深識玄象。常夜起觀天。乃召太史令袁克問曰。天象如何。克伏地泣涕曰。星文大惡。賊星逼帝座甚急。恐禍起旦夕。願陛下遽修德減之。帝不樂。乃起入便殿索酒自歌曰。

宮木陰濃燕子飛

興亡自古漫成悲

他日遽樓更好景

宮中吐艷戀紅輝

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歌甚悲。臣皆不曉。帝曰。休問。他日自知也。使首不諱召愛民王義問曰。汝

知天下將亂乎。義泣對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覲，進人深宮，久承恩澤，又常自宮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非今日。履霜堅冰，其漸久矣。臣料大禍事在不救。帝曰：何不早告我也。義曰：臣惟不言，言即死久矣。帝乃泣下沾襟曰：子爲我陳敗亂之理，朕貴知其故也。明日義上書曰：

臣本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出治之時，不愛此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左右，積有年歲，濃被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乘輿，周旋亭閣，臣雖至愚，略好惡，然頗知善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

以還往民間周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下
下嗣守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謀諫莫從大興
西苑兩至遼東龍舟踰萬艘宮闕徧天下兵甲常
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遠者百不存十歿莖者
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涌貴乘輿竟往行幸無
時兵人侍從常守空宮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為墟
方今有家之材存者可數子弟死於兵役老弱困
於蓬蒿兵屍如嶽餓殍盈郊狗彘厭人之肉鳶魚
食人之餘臭聞千里骨殖高原陰風無人之墟鬼
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煙萬民剝落不保

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饑荒尤甚凡
離方始生死誰知人主愛人一何至此陛下聖性
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卽令賜死臣下相顧相
結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左右近臣阿諛順旨
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惡
遇從何得聞方今又敗寇師再幸東土社稷危於
春雪干戈遍於四友生民已入塗炭官吏皆未敢
言陛下自惟若何爲計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順
欲行幸則將衛莫從適當此時何以自處陛下雖
欲發憤修德特加愛民至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

復得大勢已去時不再乘巨屨之巔一木不能支
洪河已決拘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急
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
頸待盡

帝省義奏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乎義曰
陛下尚猶蔽飾已過陛下常言吾當跨三皇超五帝
下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今日之勢如何能自復回
都輦乎帝再三加歎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既
具奏願以死謝天下方亂陛下自愛少選左右報曰
義自刎矣帝不勝悲傷命厚葬焉時值開裴虔通處

賁郎將司馬德慈左右屯衛將軍宇文文化及將謀作亂因請赦官奴分直上下帝可其奏卽下詔云

寒暑迭用所以成歲功也日月代明所以均勞逸也故士子有遊息之談農夫有休養之節古爾輩衆服役甚勤執勞無怠埃垢溢於爪髮穢氣結於髒整朕甚憫之俾爾休養從便嬉戲無煩方朔滑稽之請而從衛士遇上之文朕於侍從之間可謂恩矣可依前件施行

不數日忽中夜聞外切切有聲帝急起衣冠御內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馬德慈携白刃向帝帝叱

之曰吾終年重祿養汝吾無負汝汝何得負我帝當
所幸朱貴兒在帝傍謂德戡曰三日前帝慮侍衛秋
寒詔宮人悉絮袍褲帝自臨視造數千領兩日畢功
前日班賜爾等豈不知也何敢迫脅乘輿乃大罵德
戡德戡斬之血濺帝衣德戡前數帝罪且曰臣實言
陛下但今天下俱叛二京已爲賊據陛下歸亦無門
臣生亦無路臣已虧臣節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
陛下首以謝天下乃携劍逼帝帝復叱曰汝豈不知
諸侯之血入地大旱三年況天子乎死自有法令索
藥酒不得左右進練巾逼帝入閣自經死蕭后率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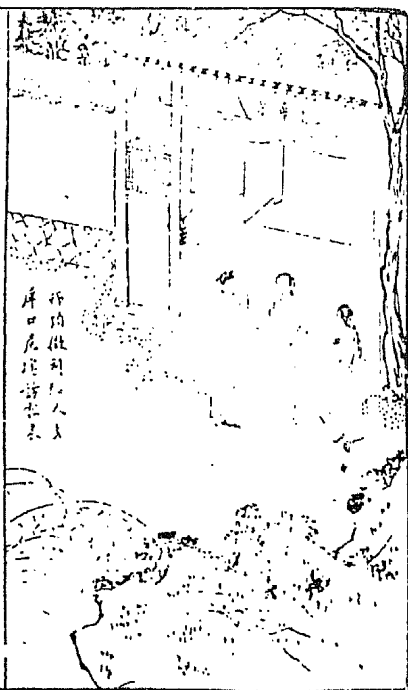
右宮嬪嬙床頭小版爲棺飲粗備儀衛葬於吳公臺
下卽前此帝與陳後主相遇處也初帝不愛第三子
齊王暕見之常切齒每行幸輒錄以自隨及是難作
謂蕭后曰得非阿孩耶阿孩齊王暕小字也司馬德
戡等旣弑帝卽馳遣騎兵執齊王暕於私第保既驅
至當街暕曰大家計必殺兒願客兒承冠殺死猶意
帝遣人殺之父子見殺至死不明可勝痛悼後唐文
皇太宗皇帝提兵入京見進樓太宗歎曰此皆民膏
血所爲乃命放出諸宮女焚其宮殿火經月不滅前
滿前詩無不應驗方知煬帝非天亡之也後人有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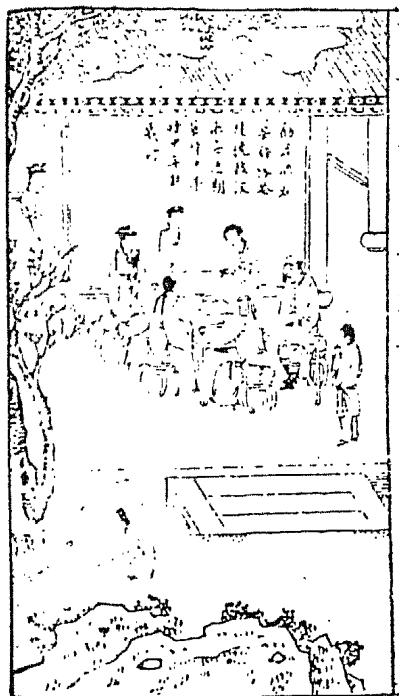
千里長河一旦開

亡隋波浪九天來

錦帆未落干戈起

惆悵龍舟不更回





第二十五卷

獨孤生歸途開夢。

東園蝴蝶正飛忙

又見羅浮花氣香

夢短夢長緣底事

莫貪磁枕誤黃梁

昔有夫妻二人各在芳年新婚燕爾如膠似漆如魚似水剛剛三日其夫被官府喚去原來爲急解軍糧事文書上僉了他名姓要他赴軍前交納如違限時刻軍法從事立刻起行身也不容他轉頭也不容他回只情得個口信到家正是上命所差豈不難已一路隨行心心念念想着渾家又不好向人告訴只落

得自己悽惶行了一日想到有萬過是夜宿於旅店
夢見與渾家相聚如常行其夫婦之事自此無夜不
夢到一月之後夢見渾家懷孕在身醒來付之一笑
且喜如期交納錢糧太平無事星夜趕回家鄉繳了
批題入門見了渾家歡喜無限那一往一來約有三
月之遙嘗言道新娶不如遠歸夜間與渾家綢繆思
愛自不必說其妻叙及別後相思因說每夜夢中如
此如此所言光景與丈夫一般無二果然有了三個
月身孕若是其夫先說的內中還有可疑却是渾家
先說起的可見夢魂相遇又誰交感或始只是彼此

精誠所致，如今說個關夢故事，亦歸夫婦精思而益正是。

夢中識想非全假

白日奔馳莫認真

話說大唐德宗皇帝貞元年間有個進士，覆姓獨孤，雙名遐叔，家住洛陽城東崇賢里中。自幼穎異，十歲便能作文，到十五歲上，經史精通，下筆數千言，不待思索，父親獨孤及官爲司封之職，昔年存日，曾與遐叔聘下同年司農白行簡女兒娟娟小姐爲妻。那娟娟小姐花容月貌，自不必說，刺繡描花，也是等閒之事，單喜他深通文墨，善賦能詩，若教去應文科，穩得

程是個狀元與選叔正是一雙兩好彼此你知我見所以成了這頭親事不意選叔父母連喪丈人丈母亦相繼棄世功名未遂家事日漸零落童僕也無半個留存剛剛剩得幾間房屋那自行簡的兒子叫做白長吉是個克惡勢利之徒見選叔家道窮了就要賴他的婚姻將林子另配安陵富家幸得甥姁小姐是個貞烈之女截髮自誓不肯改節白長吉強他不過只得原嫁與選叔却是隨身衣飾並無一毫粧奩止有從幼伏侍一個丫葉翠翹從嫁白氏過門之後甘守貧寒全無半點怨恨只是晨炊夜績以佐選叔

讀書那還叔一者敬他截髮的志節二者重他秀麗的詞華三者又愛他嬌豔的顏色真個夫妻相得似水如魚白氏親族中到也憐還叔是個未娶連的才子十分尊敬止有白長吉一味起炎附熱說妹子是窮骨頭要跟恁樣餓菜壞他體面見了還叔就如眼中之刺肉內之釘還叔雖然貧窮却又不肯俯仰人的因此兩下遂絕不相往時值貞元十五年朝廷開科取士傳下黃榜期於三月間諸進士都赴京師殿試還叔別了白氏前往長安自謂文才必魁春榜那知貢舉的官是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餘慶本取

此亦生不
青街仰人
一飽語在

附錄

卷二十一

三

還叔卷子第一豈知策上說着奉天之難皆因姦臣
虛杞竊弄朝權致使涇原節度使姚令言與太尉朱
泚得以激變軍心劫奪府庫可見衆君子共佐太平
而不足一小人攪亂天下而有餘故人君用舍不可
不審元來德宗皇帝心性最是猜忌說他指斥朝廷
譏訕時政遂將頭卷磨幸不與那白片兩洞族叔一
個叫做白居易一個叫做白敏中文才本在還叔之
下却皆登了高科單單只有還叔一人落第好生沒
趣連夜收拾行李東歸白居易白敏中知得齊來幾
行直送到十里長亭而別還叔途中悲悶賦詩一首

詩云

童年快策赴西秦

弱冠無成遂路人

時命不將明主合

布衣空惹上京塵

在路非止一日回到東都見了妻子好生喜悅終日
只在書房裡發憤攻書每想起落第的光景便凄然
淚下那白氏時時勸解道大丈夫功名終有際會何
苦顏折如此還叔謝道多感娘子厚意僕相寬慰只
是家貧如洗衣食無聊微然已得日後亨通難救目
前愁困如之奈何白氏道俗語有云十訪九空也
好省窮我想公公三十年宦遊豈無幾個門生故舊在

要路的。你何不趁此閒時，一去訪求，倘或得他資助，則三年誦讀之費有所賴矣。只這句話，頭提醒了。叔叔答道：「娘子之言，雖然有理，但我自切攻書，未嘗交接人事。先父的門生故舊，皆不與知，止認得個韋臯，是京兆人，表字仲翔，當初被丈人張延賞逐出京，投先父，舉薦他爲官，甚是有恩。如今他現做西川節度使，我若去訪他，必有所助。只是東都到西川，相隔萬里，程途往返，便要經年。我去之後，你在家中用度，從何處置？以此拋撇不下。」白氏道：「既有這個相識，便當

盡力行。奈遠行而去，家中事體，我自支持，總有缺欠。

然姊妹家猶可假貸不必憂慮。還叔歡喜道：「若得如此，我便放心前去。」白氏道：「但是路途跋涉，無人跟隨，却怎的好？」還叔道：「總然有人，也沒許多盤費，只索罷了。」遂卽揀了個吉日，白氏與還叔收拾了寒暑衣裝，帶着了鬟翠，趨視至閭門外，一杯餞送。夫妻正在不捨之際，驟然下起一陣大雨，急奔入路傍一個廢寺中去躲避。這寺叫做龍峯寺，乃北魏時廣陵王所建，殿宇十分雄壯，階下栽種名花異果，又有一座鐘樓，樓上銅鐘，響聞五十里外。後破祠太后移入宮中去了。到唐太宗時，有胡僧另鑄一條在上，却也響得。

二十餘里到玄宗時還有五百僧衆香火不絕後遭安祿山賊黨史思明攻陷東都殺戮僧衆將鐘磬毀爲兵器花果伐爲樵蘇以此寺遂頽敗還叔與白氏看了歎道這等一個道場難道沒有發心的重加修造因向佛前祈禱陰空保佑若得成名時節誓當捐俸再整山門雨霽之後登途分別正是

蠅頭微利驛人去

虎口危途訪客來

不題白氏歸家且說還叔在路曉行夜宿整整的一個月來到荊州地面下了川船從此一路都是上水除非大順風方便得布帆風略小些便要扯着百丈

你道怎麼叫做百丈原來就是綽子只那川船上的
有些不同用着一寸多寬的毛竹片子將生漆絞着
麻絲接成的約有一百多丈爲此川中人叫做百丈
在船頭立個轆轤將百丈盤於其上岸上扯的人只
聽船中打鼓爲號遛叔看了方纔記得杜子美有詩
道百丈內江船又道打鼓發船何處郎却就是這件
東西又走了十餘日纔是黃牛峽那山形生成似頭
黃牛一般三四十里外便遠遠望見這峽中的水更
溜急切不能勾到因此上有個俗諺云朝見黃牛暮
見黃牛朝朝暮暮黃牛如故又走了十餘日纔是瞿

嘉峽這水一發急緊，峽中有座石山，叫做漚瀨堆。因五月間水漲，這堆止留一些些在水面上，下水的船一時不及迴避，觸著這堆，船便粉碎，尤爲利害。還叔見了這般險路，歎道：「萬里投人，尙未知失得如何，却先受許多驚恐。」我娘子怎生知道？元來巴東峽江一連三個，第一是瞿塘峽，第二是廣陽峽，第三是巫峽。三峽之中，瞿巫峽最長，兩岸都是高山峻嶺，古木陰森，映蔽江面，止露得中間一線的青天。除非日月正中時分，方有光明透下，數百里內，岸上絕無人烟，惟聞猿聲猿夜不斷，因此有銅棺謠云：

巴東三峽巫峽長

猿鳴三聲斷客腸

這巫峽上就是巫山有十二個山峯山上有一座高唐觀相傳楚襄王曾在觀中夜寢夢見一個美人願薦枕席臨別之時自稱是伏羲皇帝的愛女小字班姬未行而殤今爲巫山之神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那襄王醒後還想着神女教大夫宋玉做高唐賦一篇單形容神女十分的艷色因此後人立廟山上叫做巫山神女廟還叔在江中遙望廟宇杓水爲漿暗暗的禱告道神女既有精靈能通夢寐乞爲我特托一夢與家中白氏妻子說我客途

此淫褻之語有汗神女香名乞賜仙攀自古道的妖
有其人則有其神既是禱告的許了做詩做賦也發
下這點虔誠難道托夢的只會行雲行雨再沒有別
些靈感少不得後來有個應驗正是

禱祈仙夢通閨閣

寄報平安信一緘

出了巫峽再經由巴中巴西地面都是大江不覺又
行一個多月方到成都城外臨着大江却是濯錦江
你道怎麼叫做濯錦江只因成都造得好錦朝廷稱
爲蜀錦造錦既成須要取這江水再加洗濯能使顏

色倍加鮮明。故此叮教擇錦江。唐明皇爲避安祿山之亂。曾駐蹕於此。改成都爲南京。這便是西川節度使開府之處。真個沃野千里。人烟湊集。是一花錦世界。還叔無心觀玩。一徑入城。奔到帥府門首。訪問章臯消息。豈知數月前。因爲雲南蠻夷反叛。統領兵馬征勦去了。須待平定之後。方得回府。你想那征戰之事。可是期得日子定的麼。還叔得了這個消息。驚得進退無措。歎口氣道。常言島來投林。人來投主。偏是我還叔。恁般命薄。萬里而來。却又投人不着。況一路奔波。已盡。這裏又無親識。只有來的路。沒有去的路。

天那兀的不是活活坑殺我也自古道言人自有天
相還叔正在帥府門首歎氣傍邊忽轉過一個道士
問道君子何歎還叔答道我本東嶺人氏獲姓周孤
雙名還叔只因下第家貧走家投謁故人章仲舉希
他資助豈知時令不濟早已出征去了欲待候他只
恐奏捷無期又難坐守欲待回去爭奈盤纏已盡無
可圖歸使我進退兩難是以長歎那道士說我本道
家專以濟人爲事敬迎去此不遠君子既在窮途若
不嫌粗茶淡飯只在我觀中盤過幾時等待師使回
來也不負遠來道大過又耳三謝道若得如此不勝感

澤感只是不好打擾。便隨著道士送投觀中而去。我
想那道士與遐叔素無半面。知道他是甚麼樣人。便
肯收留在觀中去住。假饒這日無人搭救。却不窮途
流落。幾時歸去。豈非是遐叔不遇中之遇。當下遐叔
與道士離了節度府。前行不上一二里許。只見蒼松
翠柏。交植左右。中間龜背大路。顯出一座山門。題着
碧落觀三個簷簷。大的金字。這觀乃漢時劉先主爲
道士李叡蓋造的。至唐明皇時。有個得道的。叫做徐
佐卿。重加修建。果然是一座不到神仙境界。遐叔進
入觀中。瞻禮法像了。道士引入房內。重新叙禮。分賓

主而主，還叔舉目觀看這房收拾得十分清雅，只見壁上掛着一幅詩軸，你道這詩軸是那箇名人的古蹟，却就是還叔的父親司封獨孤及送徐佐卿還蜀之作詩云：

羽客笙歌去路催

故人爭勸別離杯

蒼龍閣下長相憶

白鶴山頭更不回

元來昔日唐明皇，聞得徐佐卿是個有道之士，用安車蒲輪徵聘入朝，佐卿不願爲官，欽賜馳驛還山。滿朝公卿大夫賦詩相贈，皆不如獨孤及這首，以此觀中相傳珍重，不啻拱璧。還叔看了父親遺蹟，不覺消

熱淚下。道士道：「君子見了這歲，爲何掉淚？」退水道：「賢不相賺，因見了先人之墓，故此傷感。」道士聞知，邀叔卽是獨孤及之子朝夕供待，分外加敬。光陰迅速，不覺過了半年。那時韋臯降服雲南諸蠻，重回帥府。趙叔連促備禮求見。一者稱賀他得勝，而屈二者訴說自己窮愁，遠來于謁的意思。正是：

故人長望貴人厚

幾個貴人降故人

那韋臯一見趙叔，盛相款宴，正要多留幾日。少盡關懷，豈知吐蕃贊普時常侵蜀，專恃雲南諸蠻爲之向導。近聞得韋臯收服雲南，失其羽翼，遂起雄兵三十

任家莊已
出外訪人
避子之苦
大幸如此
非身處者
不知

餘萬殺過界來要與韋臯親決勝負這是烽火緊切
的事一面寫表申奏朝廷一面與師點將前去抵敵
還叔歎道我在此守了半年纔得相見忽又有此邊
報豈不是命便向節度府中告辭韋臯道吐蕃入寇
滿地干戈豈還有路歸得我已分付道士好生管待
且等殺退番兵道途寧靜然後慢慢的與仁兄慢行
便了還叔無奈只得保允照舊住在碧落觀中不在
話下且說韋臯統領大兵離了成都直至段兩關外
早與吐蕃人馬相遇先差追使與他打話道我朝自
與你國和親之後出嫁公主做不得國寶來不許與

兵相犯如今何故背盟屢屢擾我蜀地想晉普答道
雲南諸夷元是臣伏我國的你怎麼輒敢加兵侵占
疆界好好的還我雲南我便收兵回去半聲不肯教
你西川也是難保韋臯道聖朝無外普天下那一處
不屬我大唐的要戰便戰雲南斷還不成京來吐蕃
沒有雲南夷人向導終是路徑不熟却做韋臯預在
深林窮谷之間偏抽旗幟假做伏兵又教步軍雜在
藤牌伏地而進用大刀砍其馬脚一聲砲響鼓角齊
鳴衝殺過去那吐蕃一時無措大敗虧輸被韋臯追
逐出境直到普新築的王城叫做木波城盡皆打

破我得吐蕃尸橫道旁血染成何端的這場廝殺可
也功勞不小韋皋見吐蕃遠遁即便下令班師一面
差裨將賁從書飛奏朝廷一路上

喜孜孜鞭敲金鐙响笑吟吟齊唱凱歌聲

話分兩頭却說獨孤遊叔久住碧落觀中十分壽壽
信步遊覽消遣客懷偶到一個去處呼做昇仙橋乃
是漢朝司馬相如在臨邛縣竊了卓文君回到成都
只因家事消條受人侮慢題下兩行大字在這橋柱
上說道大丈夫不乘駟馬高車不過此橋後來做了
中郎奉詔開通雲南道徑持節而歸果遂其志還以

在那橋上徘徊東望，歎道：「小生不愧司馬之才，娘子儘有文君之貌，只是怎能勾得這駟馬高車的日子？」下了橋，正待取路回觀，此時恰是暮春天氣，只聽得林中子規一聲聲叫道：「不如歸去。」遊叔聽了，這個鳥聲愈如愁悶。又歎道：「我當初與娘子臨別，本以一年半載爲期，豈知擔閣到今，不能歸去。天那，我不敢望韋臯的厚贈，只願他早早退了番兵，送我歸家，却也免得娘子在家朝夕懸望，不覺春去夏來，又過一年有餘。幾等候得韋臯振旅而還，那時捷書已到朝中，德宗天子知得韋臯戰退吐蕃，成了大功，龍顏大喜。」

御筆加授兵部尚書太子太保仍領西川節度使回
府之日合屬大小文武那一個不奉牛酒拜賀直待
軍門稍暇趙叔也到府中稱慶自念客途無以為禮
做得蜀道易一篇你道為何叫做蜀道易當時唐明
皇天寶末年安祿山反亂却是鄭國公嚴武做西川
節度有個拾遺杜甫避難來到西川又有丞相房紹
也敗做節度府屬官只因嚴武性子頗多猜狠所以
翰林供奉李白做蜀道難詞其尾特云錦城雖云樂
不如早歸家乃是替房杜兩公憂危的意思趙叔故
將這難字改作易字去却去樂府一首傳頌其事功德

徒過嚴武二者見得自已僭過錦城得其所主不比
房杜兩公以此暗暗的打動他詞云

吁嗟蜀道古以爲難簷叢開國山川鬱盤秦置金
牛道路始刊天梯石棧勾接危巒仰薄青霄俯掛
飛流猿猴之捷尚莫能干使人對此寧不悲歎自
我韋公建節富關蕩平西寇降服南蠻風烟寧息
民物殷繁四方商賈爭出其間匪無跋涉豈乏時
攀若在遊席旣坦而安踴鴈療饑簡布御寒是稱
天府爲利多端寄言客子可以開顏錫城甚樂何
必思還

此來如此
我知如此
此來如此
我知如此
此來如此
我知如此
此來如此
我知如此

韋皋看見蜀道易定一篇不勝歎服便封還叔就住
時李白所作蜀道難詞太子賓客賀知章稱他是天
上謫下來的仙人今觀仁兄高才何讓李白老夫幕
府正缺書記一員意欲申奏取旨借重仁兄爲禮郎
員外權克西川節度府記室參軍庶得朝夕領教不
識仁兄肯由從否還叔答道我朝取重科目凡士子
不歸及第出身便做到九棘三槐終久被人欺侮小
生雖則三番落第壯氣未衰怎忍把先世科名一朝
自廢如今叨寓貴鎮已過歲餘寒荆白氏在家久無
音信朝夕榮掛不能去裏已得前旌回府正要告辭

伏乞情鑒微情勿嫌方命韋臯謝道既是仁兄不九
老夫亦不敢相強只是目下歲暮冰雪載途不好行
走不若少待開春治裝送別未爲晚也選叔一來見
韋臯意思殷勤二來想起天氣果然寒冷路上難行
又只得住下捱過殘臘到了新年又早是上元佳節
原來成都府地沃人稠本是西南都會自唐明皇駐
蹕之後四方朝貢皆集於此便有京都氣象又經嚴
鄭公鎮守巴蜀專以平靜爲政因此閭閻繁富庫藏
充饒現今韋臯繼他降服雲南諸夷擊破吐蕃五十
萬衆威名大振這韋臯最是豪傑的性子因見地方

寧定民心歸附預傳蠶令分付城內城外都要點放
花燈與民同樂那道令旨傳將出去誰敢不依自十
三至十七共是五夜家家門首扎縛燈棚張掛新奇
好燈巧樣烟火照耀如同白晝鄉黨社火鼓樂笙簫
通宵達旦章舉每夜大張筵宴在散花樓上望請遐
叔慶賞元宵剛到下燈之日遐叔便去告誦章舉再
三苦留終不肯住乃對遐叔說道仁兄歸心既決似
難相強只是老夫還有一杯淡酒些小資貲當在萬
里橋東再與仁兄叙別幸勿固拒卽傳令搭一船集
次日在萬里橋伺候送還叔東歸又點長行軍士一

古人交誼
之重如此

名聲送到明早草草款宴在萬里橋後別選叔親岸
金盃說道此橋最古昔諸葛孔明送費禪使吳道是
萬里之行實始于此這橋因以得名今仁兄青雲萬
里亦由今始願努力自愛老夫蟬冠雖敝拱聽泥金
佳報特爲仁兄彈之一連的勸了三盃方纔捧出一
個錦囊說道老夫深荷令先公推薦之力得有今日
止因王事鞅掌未得少酬大恩有累連臨豈不慙汗
但今盜賊生發勢難重禦老夫聊備三百金權克路
費此外別有黃金萬兩蜀錦千端俟道路稍寧專人
奉送勿謂老夫輕薄爲負恩人也又喚過軍士分付

道一路小心服事不可怠慢軍士叩頭答應還叔再
三拜謝道不才受此已屬過望敢煩後俞領了錦囊
軍士跟隨上船那韋臯還在橋上直等望不見這船
然後回府不在話下且說還叔別了韋臯開船東去
原來下水船就如箭一般急的不消兩三日早到巫
峽之下遠遠的望見巫山神女廟想起當時從此經
過暗祈神女托夢我白氏娘子許他賦詩爲謝不知
這夢會托得去不會托得去我豈可失信便口占一
首以候宿願詩云

襄王自作風流夢

不是陽臺雲雨仙

題畢又向着山上作禮稱謝過了三峽又到荊州不想送來那軍士忽然生起病來選叔反要去服事他又行了幾日來到漢口地方自此從汝寧至洛陽都是旱路那軍士病體雖愈難禁鞍馬馳驟選叔寫下一封書信留了些盤費卽令隨船回去獨自收拾行李登岸却也會算計自己買了一頭生口望東都進發約莫行了一個月頭纔到洛陽地面離着開陽門只有三十餘里是時天色傍晚一心思量趕回軍去策馬前行又走了十餘里路早是一輪月上照着

月色又走了十來里隱隱的聽得鐘鳴鼓響想道城門已開縱趕到也進城不及了此間正是龍華古寺人疲馬乏不若且就安歇解囊下馬投人山門不爭此一夜有分教

蝴蝶夢中逢佚女

寫萬杓底聽嬌歌

話分兩頭且說白氏自龍華寺前與遐叔分別之後雖則家事荒涼衣食無措猶喜白氏女工精絕翰墨傍通況白姓又是個東京大族姊妹間也有就他學習針指的也有學做詩詞的少不得具些禮物爲消遣之資因此儘舉支給但時時記念丈夫臨別之

言、以、一、年、爲、數、如、何、三、載、尚、未、回、家、況、聞、西、川、路、
上、有、的、是、一、線、天、人、鮮、堯、蛇、倒、退、鬼、見、愁、都、這、般、險、
惡、地、面、所、以、古、今、稱、說、途、路、艱、難、無、如、蜀、道、想、起、丈、
夫、經、由、彼、處、必、多、驚、恐、別、後、杳、無、書、信、知、道、安、否、如、
何、教、我、這、條、肚、腸、怎、生、放、得、欲、待、親、往、西、川、體、訪、消、
息、只、我、女、娘、家、又、是、個、不、出、閨、門、的、人、怎、生、去、得、除、
非、夢、寐、之、中、與、他、相、見、也、好、得、個、明、白、因、此、朝、夕、懸、
念、睡、思、昏、沉、深、閨、寂、寞、兀、坐、無、聊、題、詩、一、首、詩、云、

西蜀東京萬里分

馬來魚去兩難聞

深閨只是空相憶

不見關山愁殺人

那白氏一心想着丈夫，思量要做個夢去尋訪，想了三年有餘，再沒個真夢。一日正是清明佳節，姊妹中，都來邀去踏青遊玩。白氏那有恁樣閒心，祇推辭不去。到晚上，對着一盞孤燈，恹恹惺惺的，不想坐了一個黃昏，回過頭來，看見丫鬟翠翹已是鼾齁睡去。白氏自覺沒情沒緒，只得也上床去睡。臥翻來覆去，那里睡得安穩？想道：我直恁命薄，要得個夢兒去會他，也不能勾。又想道：總然夢兒裡會着他，到底是夢中的說話，原作不得准。如今也說不得了，須是找住，尋中訪問他回來，也放下了這條腸子。却又想道：

又引山溪
似切系物
最奇

我家姊妹中曉得怎麼肯容我去不如瞞着他們就在明早悄悄前去正想之間只聽得喔喔雞鳴天色漸亮卽忙起身梳裹扮作村庄模樣取了些盤纏銀兩并幾件衣服打個包裹收拾完備看早過時應得正熱也不通他知道一路開門出去離了崇賢里頃刻出了開陽門過了龍華寺不覺又早到襄陽地面有一座青銅亭原來符秦時有個安南將軍竇滔鎮守襄陽拏了寵妾趙陽臺隨任拋下妻子蘇氏那蘇氏名蕙字若蘭生得才貌雙絕將一幅素錦長廣八寸織成題文詩句五色分章計入百四十一字詩三

千七百五十二首寄與寶消寶消看見立時送還陽
臺迎接樵氏到任夫妻恩愛比前更篤後人遂爲建
亭於此那白氏在亭子上眺望良久歎道我雖不及
若蘭才貌却也粗通文墨縱有織錦迴文誰人爲寄
使他早整歸轡長諧伉儷乎乃口占迴文詞一首題
于亭柱上詞云

陽春艷曲麗錦誇文傷情織怨長路懷君惜別同
心膺填思悄碧鳳香殘青鸞夢曉

右倒轉來又是一首好詞

曉夢驚殘香翠碧情思填實心同別情君懷路

長愁緒情傷文詩錦展幽覺春陽

白氏題罷離了寄錦亭不覺又過荊州來到夔府恰
遇天晚見前面有所廟宇遂入廟中投宿抬頭觀看
上面懸一金字扁額寫著高唐觀三個大字乃知是
巫山神女之廟便于神座前撮土爲香禱告道我自
氏小字娟娟本在東京居住只爲兒夫獨孤遐叔去
訪西川節度韋臯一別三年杳無歸信是以不辭跋
涉萬里相尋今夕寄宿仙宮敢陳心曲吾想神女曾
能通夢楚王況我同是女流豈不托我一夢伏乞大
賜靈感顯示前期不勝虔懇之至禱罷而睡果然夢

說神女通
夢楚王又
信以爲有
矣與還叔

所意不台
夢中作夢
大奇

見神女備細說道：還叔久寓西川，平安無恙。如今已
經辭別，取路東歸。你此去怎麼還遇得他？着可早早
回身家去，須防途次尚有虛驚，保重保重。那白氏頷
然覺來，只見天已明了，想起神女之言，歷歷分明。料
然不是個春夢，遂起來拜謝神女，出了廟門，重尋舊
逕，再轉東都，在路曉行暮止，遙望東而來。此將正
值暮春天氣，只見一路上有的是紅桃綠柳，燕舞鶯
啼。白氏貪看景致，不覺日晚，尚離開陽門二十餘里，
便趁着月色，趑趄歸家。忽遇前面一族遊人，笑語喧
嘩，漸漸的走近，你道是甚麼樣人？都是洛陽少年，經

薄浪子每遇花前月下，打夥成羣，誘着的銀瑟瑤笙，
挈着的青尊翠幕，專慣窺人婦女，這已風流。白氏見
那夥人來得不三不四，却待躲避。原來美人映着月
光，分外嬌艷，早被這夥人照破，便一團團將轉來。對
白氏道：「我們出郭春遊，步月到此，有月無酒，有酒無
人，豈不孤負了這般良夜！」此去龍華古寺不遠，桃李
大開，願小娘子不棄，同去賞玩一回。何如？」那白氏聽
見，不覺一點怒氣從腳底心裏直湧到耳朵根邊，把
一個臉都變得通紅了，罵道：「你須不是文思明的賤
黨，清平世界，誰敢調弄良家女子！況我不是尋常已

下之人是自司農的小姐，獨孤司封的媳婦，前進士
獨孤避叔的渾家，誰敢辱罵，怎禁這班惡少，那管甚
麼宦家良家，任你喊破聲，誰也全不作准，推的推，搥
的搥，直逼人龍華寺去賞花，這叫做錢怕落坑，人怕
落套，正是

分明繡閣嬌閑婦

權做徵歌值酒人

且說遺叔因進城不及，權在龍華寺中寄宿一宵，想
起當初從此送別，整整的過了三年，不知我白氏娘
子安否何如，因誦襄陽孟浩然的詩，說道：「近來心轉
切，不敢問來人，空吟數首詩，然淚下，生到更來，尚未

能睡忽聽得牆外人語聲漸漸的走進寺來。思叔
想道：明明是人聲，須不是鬼。似這般夜靜，難道有甚
官府到此？正惶惑間，只見有十餘人，各執苕帚，箕
將殿上掃除乾淨去訖。不多時，又見上百的人，也有
鋪設茵席的，也有陳列酒席的，也有提著燈燭的，也
有抱着樂器的，絡繹而至，擺設得十分齊整。想道：我
曉得了，今日清明佳節，一定是貴家子弟出郭
遊春。因見月色如晝，殿庭下桃李盛開，爛熳如錦。來
此賞玩，若見我時，必被他趕逐。不若且伏在後壁佛
桌下，待他酒散，然後就寢。只是我恁般病氣，在古廟

中要討一寬安睡也不能勾。卽起身躲在後壁。彈也不
敢別。又隔了一回。只見六七个少年。服色不一。輕
席着個女郎。來到殿堂酒席之上。單推女郎坐在西
首。却是第一個坐位。諸少年皆環向而坐。都風目在
女郎身上。逕叔想道。我猜是豪貴家遊春的。果然是
了。只這女郎。不是個官妓。便是個上妓。何必這般趨
奉他。難道有甚良家女子。肯和他們到此飲宴。莫不
是強盜們。搶奪來的。或拐騙來的。只見那女郎。側身
西坐。攢眉盛額。有不勝怨恨的意思。逕叔凝着雙睛。

在木桶裡，遍體冷麻，把不住的寒顫，却又想道：「我好十分懵懂，娘子是個有節氣的，平昔間終日住在房裡，親戚們也不相見，如何肯隨這班人行走？世上面貌厮像的儘多，怎麼這個女郎就認做娘子？雖這般想，終是放心不下，悄地的在黑影裡，一步步挨近前來，仔細再看，果然聲音舉止無一件不是白氏，再無疑惑，却又想道：「莫不我一時眼花，錯認了，又把眼來擦得十分明亮，再看時，節一發，絲毫不差，却又想道：「莫不我睡了去，在夢兒裡見他，把眼睜睜把腳踏踏，分明是醒的，怎麼有此詫異的事？難道他做鬼？」

女時尙能截髮自誓今日却做出這般勾當豈爲我
久客西川一定不回來丁遂改了節操我想蘇秦落
第與他妻子不曾下機迎接後來做了丞相尙然不
肯認他不知我明早歸家看他還有甚面目好來見
我心裏下勝忿怒磨拳擦掌的要打將出去因見他
人多夥衆可不是倒捋虎鬚且再含忍看他怎生的
下場只見一個長鬚的舉杯向白氏道古語云一人
向隅滿坐不樂我輩與小娘子雖然乍會也是天緣
如此良辰美景亦非易得何苦恁般愁辭請放開懷
抱歡飲一杯并求妙音以助酒情那白氏本是鄉間

來的心下十分恨他，欲待不歌，却又想這班乃是無
籍惡少，我又孤身在此，怕觸怒了他，一時撒潑起來，
豈不反受其辱？只得拭乾眼淚，拔下金雀釵，按板而
歌。歌云：

今夕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今天之涯，圓樹傷心。
今三見花。

自古道：詞出佳人口，那白氏把心中之事，擬成歌曲，
配着那嬌滴滴的聲音，嗚嗚咽咽，歌將出來，聲調清
婉，音韻悠揚，真個直令高鳥停飛，潛魚起舞，舞滿座無
不稱贊。長篇的連稱有，今有勞把酒一及而盡，題叔

在黑暗中看見譚家並不推辭就拔下寶釵接拍歌
曲分明認得是昔年聘物心中大怒咬碎牙關也不
聽曲中之意又要搶將出去廝鬧只是恐衆寡不敵
反失便宜又只得按捺住了再看他們只見行酒到
一個黃衫壯士面前也舉盃對白氏道聆卿佳音令
人宿醒頓醒倍念俱消敢再求一曲望勿推却白氏
心下不悅臉上通紅說道好沒趣歌一曲儘勾了怎
麼要歌兩曲那長鬚的便拿起巨觥說道請置盃
有拒歌者罰一巨觥酒到不乾顏色不樂并歌舊曲
衆俱照此例白氏見長鬚形狀兇惡心中害怕只得

又歌一曲歌云

歎、衰、艸、絡、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返、今、日、坐、愁、
質、如、雪、

歌罷衆人齊聲喝采黃衫人將酒飲乾道聲勞動避
叔兒渾家又歌了一曲愈加忿恨恨不得眼裡放出
火來連這龍華寺都燒個乾淨那酒却行到一個白
面少年面前說道適來音詞雖妙但賓主正歡歌恁
樣變清之曲恰是不稱如今求歌一曲有情趣的衆
人都和道說得有理歌一個新意見的勸我們一盃
白氏無可奈何又歌一曲云

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

白氏歌還未畢那白面少年便裏道方纔講過要個
有情趣的却故意唱恁般冷淡的聲音請監令罰一
大觥長筵人正待要罰一個紫衣少年立起身來說
道這罰酒且設着白面少年道却是爲何紫衣人道
大凡風月場中全在幫襯大家得趣若十分苛罰反
覺我輩俗了如今且權寄下這盃待他另換一曲可
不是好長鬚的道道也說得是將大觥放下那酒就
斟到紫衣少年面前白氏料道推托不得勉強湊酒

又承一曲云

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婿絕音書。遙天雁空度。

歌罷白面少年笑道。到底都是那些悽愴怨慕之聲。再沒一毫艷意。承人道。想是他傳派如此。不必過責。將酒飲盡。行至一個阜帽胡人面前。執盃在手。說道。曲理俺也不十分明白。任憑小娘子歌一個兒。倘這盃酒下去罷了。但莫要冷淡了俺白氏。因連歌幾曲。氣喘聲促。心下好不耐煩。聽說又要再歌。把頭掉轉不去理他。長鬚的兒不肯歌。唱道。不應拒歌便拋。巨觥白氏到此地位。勢不容已。只得忍泣含啼飲。

了這盃罰酒又歌云

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艸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

早朝胡人將酒飲罷却行到一個綠衣少年舉盃請道夜色雖闌興猶未淺更求妙音以盡通宵之樂那白氏歌這一曲聲氣已是斷續好生喫力見綠衣人又來請歌那兩點秋波中撲簌簌淚珠亂洒衆人齊笑道對此好花明月美酒清歌真乃賞心樂事有何不美却恁般淒楚忒煞不韻該罰該罰白氏恐怕罰自又只得押韻而歌云

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州。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

白氏這歌一發前聲，不接後氣，恰如啼殘的杜宇，叫斷的哀猿，滿座聞之，盡覺淒然。只見綠衣人將酒飲罷，長鬚的含着笑說道：「我音律雖不甚妙，但禮無不答，信口謔一曲兒回敬一盃。你們休要笑話。」衆人道：「你又幾時進了這椿學問，快些唱來。」長鬚的頓開喉嚨唱道：

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

那聲音猶如哮喘墓病老貓把衆人笑做一堆，連嘴都笑歪了。說道：我說你曉得什麼歌曲，弄這樣空頭長鬚人到掙得好副老臉。但憑衆人笑話他，那面不轉色，直到唱完了，方答道：休要見笑，我也是好價錢學來的哩。你們若學得我這幾句，也儘勾了。衆人聞說，越發笑，一個不止。長鬚的由他們自笑，却執起一個盃兒，滿滿斟上，欠身親奉白氏一盃，直待飲罷，然後坐下。退叔起初見渾家隨着這班少年飲酒，那氣惱到包着身子，若沒有這兩個鼻孔，險些兒肚子也脹穿了。到這時，見衆人舉盃逼着他，引到渾家又不識。

憂恨涕淚交零方纔明白是逼勒來的這氣到也覺
平了些却又想我娘子自在家裏爲何被這班殺才
刦到這個荒僻所在好生委決不下我且再看他還
要怎麼只見席上又輪到白面的飲酒他舉着金盃
對白氏道適勞妙歌都是憂愁怨恨的意思連我等
眼淚不覺吊將下來終覺敗興必須再求一風月艷
麗之曲我等洗耳拱聽幸勿推辭退叔暗道這些殺
才刦掠良家婦女在此歌曲還有許多嫌好道歉那
白氏心中正自煩惱況且連歌數曲口乾舌燥聲氣
都乏了如何肯再唱低着頭只是不應那長鬚的呌

道：「違令又拋下一巨觥。」這時退叔一肚子氣，怎麼再忍得住？暗裏從地下摸得兩塊大磚，擲子先一磚飛去，恰好打中那長鬚的頭，再一磚飛去，打中白氏的額上，只聽得殿上一片嚷將起來，叫道：「有賊有賊，東奔西散。」一霎眼間，蚤不見了。那退叔走到殿上，四下打看，莫說一個人，連這鋪設的酒筵器具，一些沒有踪跡。好生奇怪，嚇得眼跳心驚，把個舌頭伸出半餉，還縮不進去。那退叔想了一會，歎道：「我曉得了一定是我的娘子已死，他的魂靈遊到此間，却被我一磚把魂驚散了。」這夜怎麼還睡得着？等不得金雞三唱。

便束裝上路。天色未明，已到洛陽城外，趕進關陽門。
經奔崇賢里，一步步含着眼淚而來。遙望家門，却又
不見一些孝事。那心兒裏就是十五六個吊桶打水，
七上八落的跳。一个不止進了大門，走到堂上，撞着
梅香翠翹，連忙問道：娘子安否？如何口內雖然問他，
身上却搭着一把冷汗，諕恐怕說出一句不吉利的
話來。只見翠翹不慌不忙的答道：娘子睡在房裏說
今蚤有些頭痛，還未曾起來梳洗哩。這叔聽見翠翹
說道：娘子無恙。這一句話就如分娩的孕婦，因底一
聲孩子頭落地，心下好不寬暢。只是夜來之事，好生

疑惑忙忙進到臥房裏面問道夜來做甚不好睡今
夜走不起白氏答道我昨夜害癩哩只因你別去三
年杳無歸信我心中時常憂憶夜來做成一夢夢親
到西川訪問你的消息直行至巫山地面在神女廟
裏投歇那神女又托夢與我說你已離巴蜀垂晚到
家休得途中錯過枉受辛苦我依舊尋着舊路而回
將近開陽門二十餘里踏着月色要趕進城忽遇一
般少年把我逼到龍華寺歇月賞花飲酒之間又要
我歌曲整整的歇了六日還被一個長鬚的屢次罰
酒不意從空中飛下兩隻專折子一塊打了長片少

頭一塊打了我的額角上，噤然驚醒，遂覺頭痛。因此起身不得，還睡在這里。退叔聽罷，連叫怪哉，怪哉。怎麼有恁般異事？白氏便問有何異事。退叔把昨夜寺中宿歇看見的事情，從頭細說一遍。白氏見說，也稱奇怪。道：「元來我昨夜做的却是真夢，但不知這夥惡少是誰。」退叔道：「這也是夢中之事，不必要深究了。」說話的，我且問你：那世上說謊的也儘多，少不得依經傍註，有個邊際。從沒有見你怎樣說，跨天謀的，祖師那白氏在家裡做夢，到龍華寺中歌曲，須不是親身下降，怎麼獨孤退叔便見他的形像？這般沒根據的。」

話就騙三歲孩子也不肯信如何哄得我過看官有所不知大凡夢者想也因也有因便有想有想便有夢那白氏行思坐想一心記掛着丈夫所以夢中真靈飛越有形有像俱爲實境那退叔亦因想念渾家幽思已極故此雖在醒時這點神魂便入了渾家夢中此乃兩下精神相貫魂魄感通淺而易見之事怎說在下掉誤正是

只因別後幽思切

致使精靈暗往回

當下白氏說道夢中之事所見皆同這也不必說了

且引尔一去許久並無音信這則夢中在巫山廟祈

夢家神女指示說你一路安穩千求稱意我想蜀道
艱難不知怎生到得成都便到了成都不知可曾見
韋臯便見了韋臯不知贈得你幾何還叔驚道我當
初經過巫峽聽說山上神女頗有靈威曾暗祈他托
汝一夢傳个平安消息不道果然夢見真个有些靈
感只是我到得成都偶值韋臯兩次出征因此在碧
落觀整整的住了兩年半路上走了半年遂致擔閣
有負初盟猶喜得韋臯故人情重相待甚厚若不是
我一意告辭這蚤晚還被他畱住未得回來將那路
途跋涉旅邸淒涼并韋臯款待贈金差人遠送前後

之舉一一細說。夫妻二人感嘆不盡。把那三百金日
逐用度。還叔埋頭讀書。約莫半年有餘。草草差兩員。
將校資書送到黃金一萬兩。蜀綿一千疋。還叔連忙
寫了謝書。款待來使去後。對白氏道。我先生出仕三
十餘年。何嘗有此宦橐。我一來家世清白。二來又是
儒素。只前次所贈已足度日。何必又要許多。且把來
封好收置。待我異日成名。另有用處。白氏依着丈夫
言語。收置不題。且說唐朝制科。率以三歲爲期。還叔
自貞元十五年下第。西遊巴蜀。却錯了十八年。這次
直到二十一年。又該殿試。時余打疊行囊。辭別白氏。

可以
索不

上京應舉那知貢舉官乃是中書門下侍郎崔彥范
知選叔才名有心槍他出來取作首卷呈上德宗天
子御筆親題狀元及第那還叔有名已久榜下之日
那一个不以爲得人舊例遊街三日曲江賜宴雁塔
題名欽除翰林修撰專知制誥謝恩之後即寫家書
差人迎接白氏夫人赴京共享富貴且說白氏在家
摘指過了試期眼盼盼懸望佳音一日正在閨房中
忽聽得堂前鼎沸連忙教翠翹出去看時恰正是京
中走報的來報喜白氏問了詳細知得丈夫中了頭
名狀元似手加額對天拜謝整備酒飯管待報人頃

刻就、嘆、遍、滿、城、白、氏、親、族、中、俱、來、稱、賀、那、白、長、吉、昔、
日、把、遐、叔、何、等、奚、落、及、至、中、了、却、又、老、着、臉、皮、備、了、
厚、禮、也、來、稱、賀、那、白、氏、是、个、記、德、不、記、警、的、賢、婦、念、
着、同、胞、分、上、將、前、情、一、筆、都、勾、相、見、之、間、千、歡、萬、喜、
白、長、吉、自、捱、進、了、身、子、無、一、日、不、來、撥、臂、拚、屁、就、是、
平、日、從、不、往、來、極、疎、冷、的、親、戚、也、來、殷、勤、趨、奉、到、教、
白、氏、應、酬、不、暇、那、賣、書、的、差、人、星、夜、趕、至、洛、陽、叩、見、
白、氏、將、書、呈、上、白、氏、拆、開、看、到、書、後、有、詩、一、首、云、

玉京仙府獻書人

賜出宮袍似爛銀

寄語機中愁苦婦

好將顏面對蘇秦

白氏看罷微微笑道原來相公要迎我至京遂留下
差人擇吉起程那時府縣揀送船夫親戚都來饯送
白長吉親送妹子至京還叔接入衙門夫妻相見喜
從天降白長吉向前請罪還叔度量寬弘全無芥蒂
即便擺設家筵款待不題不想那年德宗皇帝晏駕
百官共立順宗登位不上半年順宗也就崩了又立
憲宗登位改元元和元年到四月間還叔蚤陞任翰
林院學士知制誥如故你道他爲何陞得恁快原來
大行皇帝的遺詔與新帝登極的詔書前後四篇都
出還叔之作這是朝廷極大手筆以此累功不次還

擢恰好五月間有大赦天下詔書退叔乘這個機會就討了宣赦的差夫妻二人衣錦還鄉親戚們都在十里外迎接府縣官也出郭相迎退叔回到家中焚黃謁皇殺猪宰羊做慶喜筵席遍請親族飲酒中間說起龍華寺曾許下願心要把韋皋送來的黃金募兩蜀錦千匹都捨在寺裏重修寶殿再築山門即便選擇吉辰興動工役其時白敏中以中書侍郎請告歸家白居易新授杭州府太守回來赴任兩個都到退叔處賀喜見此勝緣各各布施那州縣官也要奉承退叔無一个不來助工張見得這龍華寺不日建

造起來比初時越加齊整但見

寶殿嵯峨侵碧落

山門弘敞壓闔浮

却說韋皋久鎮蜀中自知年紀漸老萬一西蕃南夷
有些決撒恐損威名上表固請骸骨因薦還叔自代
奉聖旨韋皋鎮蜀多年功勞積著可進光祿大夫右
丞相同平章事封襄國公馳驛回朝獨孤還叔累堂
絲綸王言無忝訪之與望僉謂通材可加兵部侍郎
領西川節度使仍着走馬赴任無得遲悞欽此還叔
接了詔書恐怕違了欽限便同白氏夫人乘傳而去
未到半路蚤有韋皋差官迎接約定在夔府交代恰

好巫山神女廟正在夔府地方。還叔與白氏乘此便道，先往廟中行香，酬他託夢的靈感。然後與韋皋相見，叙過寒溫，送過敕印，把大小軍政一一交盤明白。纔與公宴當日，還叔就回了席，明蚤點集車騎隊伍，護送韋皋還朝。從此上任之後，專務鎮靜，軍民安堵，威名更勝。朝廷累加褒賞，直做到太保兼吏兵二部尚書，封魏國公。白氏諱封魏國夫人，夫妻偕老子孫榮盛，有詩爲證：

夢中光景醒時因

醒若真時夢亦真

莫怪痴人頻做夢

怪他說夢亦痴人

終